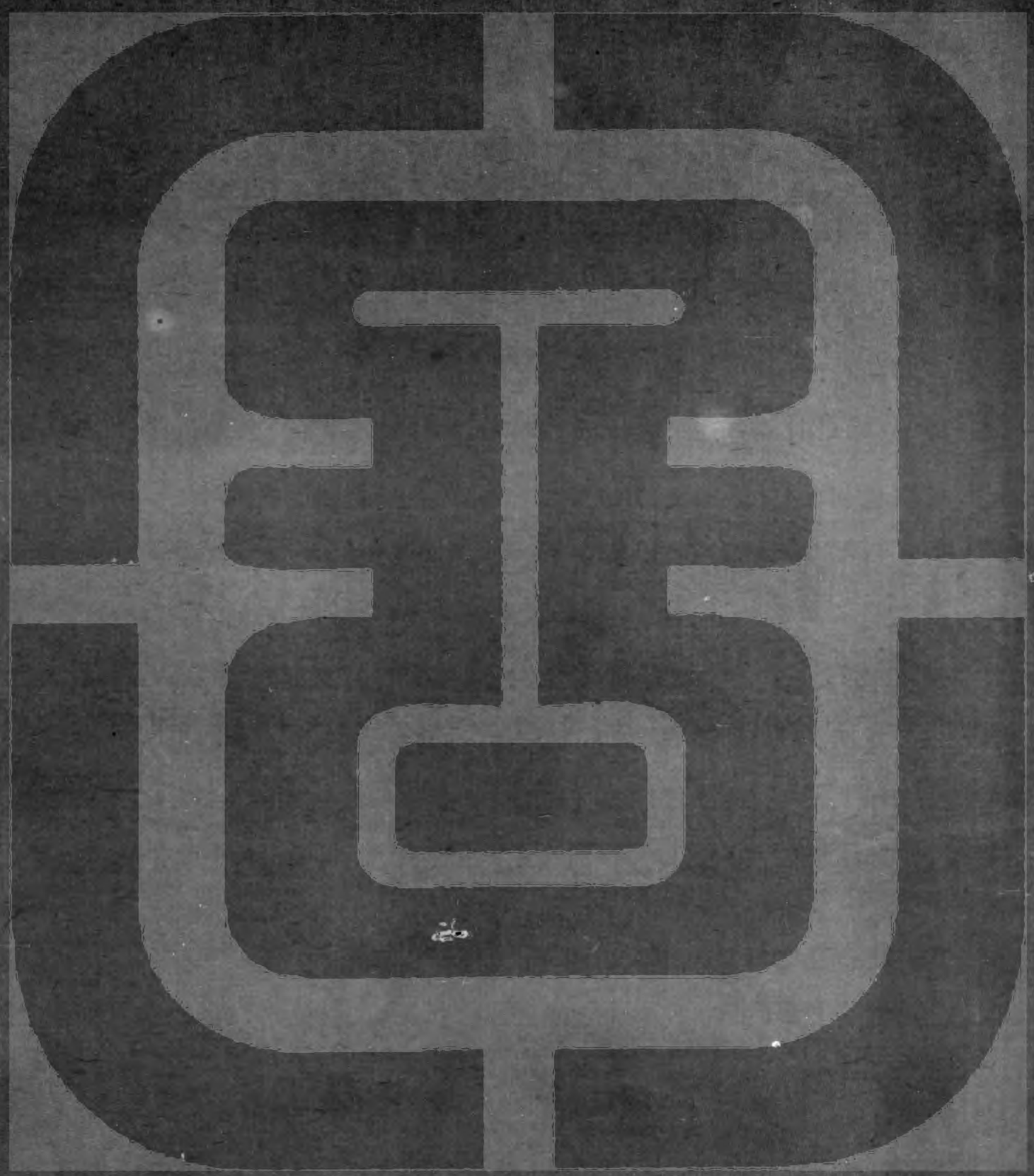

皇明文範卷之十六

序

丘先生文集序

程敏政

文之說何昉乎蓋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謂之文文者道之所在也故見于上曰天文見于下曰人文見于世煥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中古以來指操觚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操觚染翰者可盡然詩書所載詞命之作雅頌之篇類非偶然卒爾者可辦而孔門亦有文學之科蓋道術未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末茂詞出而文成正大光明敷暢條達見于治則民格著于教則民孚所謂吐詞爲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漢毛公董子之徒

始以經術名而鄒陽枚乘之流乃專以文顯遷固亦岐而稱之蓋以操觚染翰為文而別於經術昉此日寖以盛而瀾倒乎隋唐之間雖一二名世鉅公知文不止乎是亦畧見道之彷彿矣顧一時談經者專訓詁為文者尚聲律而上之人又以經義詞賦更迭取士其遠乎道一也至宋而程朱大儒者出斯道復明曉然示人以徒文之不足濟物然不得任道揆之重于斯世則亦安能盡刋其故習而反之一旦哉蓋經術文章之流弊甚矣不得已而為說以通之亦曰為毛董而不為鄒枚為韓李而不為燕許為歐曾而不為楊劉為陶杜而不為徐庾溫李則亦庶幾可以廣道術求不倍于孔門矣走不佞嘗以此質之瓊山丘先生先生是其言以為知道然走實不足與于斯也先生門人翰林吉士蔣君冕及其嗣子太學生敦輯先生平日詩文為若干卷間以視走請序其首簡走讀之累日得其大端而嘆曰何其養之深而出之霈然如此哉先生嘗言世之作文者類喜煆煉為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咸剽竊以為工不識周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于世無補于世徒工奚益故予平日不欲以詩文語學者其言如此蓋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于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于兩

間作楷模于來世蓋不為空言也顧此集雖出於所學之緒餘然閎肆而精醇明潤而雅潔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乎粲然將上班于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間視世所謂訓詁之陋聲律之卑殆將羞以為道者矣所謂一代之豪傑非耶先生名濬字仲深世居瓊山起進士甲科歷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累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名位之崇聲華之美固不可謂之不遇而士望尤未滿焉然則天下後世求知先生者著述具在而此編亦不可少也走辱知先生也深又同事經筵史局獲副詹事府與僚寀之末故因晃與敦之請序先生之集而極論文之所以為文者如此

送太守王君之任鳳翔序　楊廉

漢李廣為上郡太守擊敗匈奴馬援為隴西太守擊破先零諸羌唐安祿山之亂顏真卿兄弟並以太守募兵討賊諸郡響應孰謂今之太守非古之太守也近年北狄出沒烽火通于咸陽虜騎至于秦涼自陝以西居民皇皇天子既命將出師矣於去秋則以御史馬君守西安於今春則以御史郝君守慶陽郎中熊君守臨洮王君廷晃守鳳翔皆擇自南都寔一時之選廷晃將行郎中黎君允正都事劉君廷益謂廉於廷晃為進士同年合有言以為贈廉謂李廣馬援之事雖未可責之儒吏然二人皆陝西人才上郡隴西諸郡南山之下田牧之間其有如昔之射虎與亡命者乎相與講求滅虜之策或轉而聞之於大將或自以

用之於倉卒非吾職之所當為乎三秦豪傑自昔有稱召募之際必得習騎射負俠氣如李彥仙其人目瞬如電鷙勇絶倫如韓世忠其人非吾職之所當為乎然猶未也頻年出師餽餉弗繼以府庫之財而招輦運之商則有權豪侵剋之弊以郡縣之民而任飛輓之役則有鬻產陪償之苦不在於為守者之責乎猶未也陝西之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逃移且過半矣沿邊郡縣至有空村無人者繼此有警芻粟誰與供召募誰應若是者又不在於為守者之責乎是數者拊循其本也轉輸其次也詢謀召募又其次也廷晃初守忻州令行禁止及還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自尚書以下俱以老成器之然則前之所云廉安得不於吾廷晃有望哉近雖傳報虜已遁去然汲汲圖惟正在此時冐頓匿其壯士肥馬惟見老弱羸畜皆其故智必在我有備萬一犬羊奔逸鳳翔屹為陝西保障朝廷論功行賞如前代故事郡守入為三公則豈獨交游之幸同年之光而已哉

送清狂山人歸泰和序　楊廉

予將遊華胥氏之國童子走報有客在門頭戴華陽巾身披鶴氅衣手持綠玉杖自言清狂山人予驚喜曰望之久矣乃肯來耶倒屣出迓揖之草亭延之上坐山人謂予何以見告予曰尋常拜觀孔子及程朱一聖三賢之像作者皆有遺恨山人曰此事吾能為之盥磚間忽見一人其顙

似尭其項類咎繇其肩類子産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果孔子之像也少頃忽見二人一人揚休山立盎然春風
一人面色嚴冷凛然秋霜則程伯子叔子之像也又少頃
忽見一人面有七黑子如七斗狀從容禮法則朱子之像
也予謝之曰若此者使日日而張之則日日聖賢在目也
時時而張之則時時聖賢在目也豈不足以起後學敬仰
之心乎他如貌留侯如婦人女子貌四皓鬚眉皎白衣冠
甚偉其餘如山水如樹草恣意點染俱出人意表妙矣哉
山人之所為也為留兩月餘予何所作惟與之抹明月批
清風沐曉露晞朝曦敷煙霞於匡床對沆瀣於清樽如此
而已山人一旦揖予將御風而返援而止之不可得也乃
歌而送之山人郭氏仁弘字泰和人歌曰緊山人兮聰明
尠比握彩毫兮揮霍不止天機斡旋兮不見斧鑿鬼神出
没兮莫窺端倪如洞庭之張九奏兮無音無尾如廣寒之
舞霓裳兮無終無始當其豪放兮孰堪任使調東海以為
冊青兮鋪大空以為素紙衙官公麟兮侯命道子餘人碌
碌兮又何足齒彼孫思邈之收方伎兮去有識所訾山人蓋
隱君子兮非畫史

贈鄭都憲詩序　周孟中

諫不得已也不得已而諫與得已而諫孰為忠於乎得已
而諫者防於未然不得已而諫者救於已然得已且諫況
不得已乎昔之人若賈生為漢文帝痛哭流涕魏徵為唐

太宗預陳十漸真宗時天下可謂無事而田錫常若有不測之憂斯皆憂治世而危明主謹履霜之戒於未然得已而諫也朱雲之諫成帝陽城之諫德宗鄭俠畫圖以諫徽宗斯皆進苦口之良藥為治身之膏肓啓納約之牖於已然不得已而諫也夫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親得已而諫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喻親於道者也不得已而諫者父母怒不悅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者也其時異其心同易地則皆然也若夫悻悻自好以賣直沾沾自足以駭俗蠅營狗苟以容身保祿皆二者之罪人也吾矣以丈夫云哉南舒鄭公頃以中丞巡撫陝右適歲連大饑公奉上命摩撫煦哺民以大寧視宋富鄭公之在清州其活人不知孰多而孰寡也尋以言事謫叅貴藩公其得已耶其不得已耶惜公之諫草已焚不可得而讀矣後之秉史筆者必有以辯之予友劉文剛為詩五章以贈予因用韻致景仰之私遂引其端云

贈丁侯汝器之任潁上序

黃瓚

東昌丁侯汝器為儀真凡三年當路者以其材堪任潁上奏可於是有攺任之命將行耆老悒悒不忍其去而圖所以贈之者余不能辭蓋侯蚤侍其父光祿署丞公在太學從今大理亞卿嶺南張公為儒業遂領成化乙酉山東鄉薦卒業太學久之為汝寧之確山以秩滿課最聞璽書褒異復為保定之慶都者幾三年為河南之宜陽者踰半年

皆以憂去而其後廼為儀真侯為儀真質任簡樸不飾厨傳以邀賓譽不慘鞭箠以樹巳威民有訟召而聽之案傍任其讙囂自以其意判決使去即不如教不怒不笞不獄曰吾民也夫父母之於子者亦若此也蓋侯之心三年如一日宜其耆老悒悒不忍其去哉夫不忍其去於此必有悅其至於彼者矣昔漢有兩人換縣視事數月而縣皆治者故在平陵薛恭不為嫵在鉅鹿尹賞不為矜在栗邑不為虧而在頻陽不為厲所謂或以德顯或以功舉誠哉識治體者之論也然今之頴上儀真豈必如栗邑頻陽哉不必如栗邑頻陽則亦其跡之偶同者而已矣均之為南畿近地其戶口多寡風俗澆醇大抵不甚相遠以不甚相遠之治而固徇其偏可不可也傳不云乎水懦民狎而翫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夫酌寬猛之宜施操縱弛張之道彼栗邑乎吾其薛恭可也彼頻陽乎吾其尹賞可也審若是則民之悅其至於彼者必非私悅者矣於是耆老皆以余言為然請書之耆老者許晟文輝臧恕希仁張綸大法及其他名氏著之左方

省耕圖序

周瑛

近山東郡饑公私蓄積無備民用大殍天子念國本遣大臣巡視幸而上下獻謀公私協力而民有濟繼而議者以為天下郡縣宜增置治農官以會政致事制曰可於是郡增置判縣增置丞藩憲二司增置叅議僉事各一員專司

稼政云
及朱有嚴為歸安丞有嚴故儒家子嘗讀書知古
今政治
得失及從事督府掌行簿書精吏事既抵歸安乃
擇其左
關於農政之大者皆為提綱絜領分條布目頒諸
其鄉而與民共守之每春三四月時雨初霽布谷載鳴輒
單舸走湖上或肩輿軋軋行阡陌間與小民遇不為上下
禮惟其情是達見夫勤者曰汝惟勤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見夫惰者曰汝無惰弗菑弗畬弗耕弗穫王賦不供有常
戮見夫饑寒者曰汝饑且寒切吾膚吾壺飧之餘可飲食
汝篋笥之藏可衣被汝如不得已吾為上其事于司于府
以賑貸汝歸安附郭縣民習知官府事初聞增置官以臨
已甚戚及見君善拊循之復大悅於是四境之內怠者勤

勤者勸貧而饑寒者感君言如飲醇醪如挾纊然而一時
田野大闢公私蓄積隨處而備而君之聲譽亦殷殷上下
閭嗟夫農之政大矣昔者成周之世建官三百六十而於
鄉遂皆有官用以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
邑閭察年上下而出斂之以均民食而賙其急以故民不
告饑卒告饑亦有備後世建官於守令之外詳於他職而
農不置官閭守令賢者用心農事其否漫不加意一旦有
急民相枕藉以待盡如山東之殍是已然則農官之置其
可少哉朱君丞歸安嘗作省耕圖以視予予以其重政本
也故不辭而為之言若夫課農之暇而得湖山之趣花木
魚鳥之情則有詩人諷詠在

贈馬君知姚安府序

周瑛

成化十七年春正月天子開明堂以朝諸侯大行黜陟之典以勵庶位用利益於生民於是以南京戶部郎中馬君自然知姚安軍民府考輿地志姚安南去京師萬里在唐宋間為蒙氏段氏所據職貢不入天子委之我國家受天明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妾而姚安入職方列聖相承務懷遠人長吏皆延命而其佐則以其土之渠為之命下之日都邑人士嘗遊於馬君者皆謂馬君賢馬君有詩書文章宜處內地與文人秀士相周旋以陶成雅俗今奪此與彼非計也馬君聞之曰諸君夷姚安乎夫萃而夷習華固夷也夷而華習夷其不為華乎姚安有官府以明政刑有學校以脩教化民知貢賦徭役以服事其上加以聖天子在上仁風義聲披拂寰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姚安雖遠固內甸比也於是日講求所以為治與教者大小節目罔不備具其意不以姚安視姚安而以中國視姚安也或聞馬君言而疑之予曰子不見夫為豸戲者乎養群蟻竹筒中鼓而出之令左右陣蟻繩繩乎各就部署若孫武氏之行三軍也夫蟻非可以言語教道也不過因其欲而導之耳姚安雖遠皆吾人也馬君又知所以導之政其有不成乎他日馬君同官王德孚輩請贈言因述是以歸之且贊其往馬君內江人其諸父兄弟同時登進士第者五人馬君在戶部三遷至郎中皆有能聲為人外溫內通蓋達於

政云

贈陳同知考績序

周瑛

成化辛卯夏予知廣德州其冬十月浙西陳君一之來副予陳君言曰天下郡縣長佐吏賢不肖混淆公私異趣喜怒相銜不足以集事今某來佐君譬如駕舟君其司舵予左揆右刺而期於必濟譬如驅車君其御予左推右挽毋庸臭厥載譬如調羹如和藥君其為庖人為醫師予為鹽梅參苓以備佐使願君毋鄙外予予為君効力予曰善於是稽典故求吏隱訪民奸別公私之務定賞罰之科度淺深之序究緩急之宜參於人情揆於物理務銷宿弊而布其新圖予恒中處君佐予于外凡予謀有益於民者君宣布之有裨於國計者輒為贊助惟恐後先是小民以公私債負竄他方君佐予招徠之者二百有餘家先是民生女不舉君佐予嚴條約重賞罰共活民間女六千八百有餘口先是倉廩乏君佐予積糧七萬有餘石先是軍需歲積不起君佐予賦民畝完部牒百數十事先是各衛逋逃卒及府內外工作人部委長吏磨勘送就役君視予寡于食勞于庶務而佐予勘解者數百人故予舟得免風濤之患重得免泥淖之憂鬲不覆餗藥能濟人而不知其揆刺推挽品劑佐使皆君之力也今君以滿三載書績去予不為君言將誰言嘗記君初拜官時翰林商君良臣謂是州大不臨于司府且某為長吏而得君佐之宜相與以有為瑛

不敏不足以辱知己若君善佐予信乎其為知人之明也君到都下見商君幸為我謝焉

新刊五子書序

楊一清

鬻子二卷凡十四篇鶡冠子三卷凡十九篇子華子十卷尹文子二卷篇如之公孫龍子三卷凡六篇侍御沁水李公得之俾西安郡僚托之木與四方學者共焉予自始學即知慕諸子百家言局於舉業未暇也長齒仕籍稍蒐涉群書顧學無本恐眩於途轍方懔懔近思亦不暇及所謂諸子云者然嘗竊聞儒先緒論而有以悉其是非矣至是乃得聞所未聞學所未學信矣哉先民之妙於言然益以見儒先之論之正也鬻子蓋子書之始雖篇章舛錯不完而其文質其義弘實古書無疑鶡冠子不知何如人韓愈氏陸氏論其雜黄老刑名然矣而其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要不為無見也子華子叙稱其指歸道德經紀仁義而其書反類道家言又多勦浮屠老子莊列黄帝内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諸書藻飾而成當出偽手以其辭氣舂容文采煥發故學文者好之尹文子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似申韓不必求其真贋蓋無足與者前輩併劉向仲長氏之序皆謂後人所依托有以哉公孫龍之辯甚矣而白馬非白之喻堅白同異之說終不可解欲正名實而名實卒不可正戰國處士其横議每類是耶嗚呼大道既隱異端曲學起而乘之言人人殊漢藝文志所載寔一百

八十九家昔之君子嘗欲衰而殲之矣予謂洙泗之流既微濂洛之源未啓邪說害人烈於猛火尚忍從而膏之自五緯聚奎諸儒闡道士稍通章句即知尊孔孟而黜百家雖諸子並生於世適足為指麾驅使之資耳況眇焉如綫之言顧足為吾病乎且至理無所不寓芻蕘有所當察權度在我則寸長片善皆可取不可棄此侍御公之志而予為述之者也

送彭太守之徽州序　楊一清

今天下不患無能吏患無廉吏不患無廉吏患無儒吏能者不必廉廉而不能者有矣若儒者之為吏無有不廉無有不能今治行卓卓被旌舉者率多能吏不廉者時亦參錯其間廉而被旌者有之屈抑不振者不可謂無也故為能吏易為廉吏難況儒吏乎夫儒者之為吏必先撫字必卹孤寡必重農桑必興學校厲風俗者是者古之所取而今之所忽下之所安而上之所不暇為謀者也故為儒吏尤難然尤有甚難者民窮而賦益急他人可以取辦儒者肯如是乎旱乾水溢而必取盈焉儒者肯如是乎令有所不便獄有所不平推移以就上官之意能者固優為之甚則非義之求非分之禮亦將甘心焉儒者肯如是乎吾始怪夫吏之不儒而卒憂夫儒之難乎為吏也已吏而儒人將笑之為迂為僻甚則巧詆厚誣無所不用其極矣若儒者之自為謀則固曰求諸已而不必求諸人官可棄而吾

之道不可枉如是而已彭君濟物始為蘭州學生以孝友誠確為先提學今御史大夫浮梁戴公所器重釋褐為名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進員外郎郎中能以詩書飾法比不茹柔吐剛屢勘大獄犂然當乎人心有恃勢毆殺人者君按之當抵罪或為之賁緣祈脫死時勑遣中貴偕三法司録重囚議將釋之君執不可或以朝廷欽恤意為言君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由是名聞縉紳間刑部侍郎平湖屠公應詔薦之尋以父封君垂白移疾家居今年迎封君就養京師月餘擢徽州知府君固儒者嘗以北虜寇邊上攻援三四策是宜置諸禁近以備緩急任使而吏部乃使之領一郡麾以去豈誠以儒吏不易得將有望於君乎夫儒者為吏宜莫有過於晦庵朱文公者矣文公為政公移案牘具載文集中可攷見其招延郡士入學勸農佈種禁游惰契勘賑卹災傷存問孤老招商積穀減市稅諸事戒諭諄悉條格井然即所謂能者豈復有加於是此外非無事而莫之記載者其所重專在此也使公久於其治蒼生之被澤者可量哉君志文公之志學文公之學而新安又文公鄉郡也以公之政治公之鄉宜無難焉爾矣論者咸稱徽郡不易治固病其未有以文公之治治之也君慎圖之曰能曰廉無足為君道文公儀刑具在執是以往積誠以將之持久以待之收儒者及物之效其在茲乎君慎圖之勿使嘵嘵者增茲多口也

重刊左傳詳節序

王鏊

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齊朱申周翰注釋今董南畿學政黄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為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叙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為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為文則已如為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殊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之旨未盡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産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埸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呂飴甥賓媚人解揚舊揚蹶由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夷裔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郯子支駒季札聲子沈無戍蘧啓彊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有若剩焉而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而為史者尤多法焉嘗竊論之遷得其奇固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左氏之於文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誣盖神怪妖祥夢卜讖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

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蓋幾于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為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

送王都憲序　王鏊

方今海内晏然惟西北二邊時有犬吠之警昔人論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舉一縣勢若甚易而惴惴然猶未得高枕者非以吾邊備有未脩乎邊備未脩者三無財也無兵也無將也此世之所共患也而愚以為皆有之無足患者天水隴西其民驍鷙材武以恩結之使自衛其室家墳墓則人樂於效用較之客兵勇怯百倍則兵未嘗無也洮河蘭鄯皆故漢郡所謂湟中浩亹土地肥美且耕且戰穫一鍾可省餽餉十鍾之費則財未嘗無也行伍之中或知勇過人累立戰功者不次用之行間之呂蒙胯下之韓信何世無之則將未嘗無也三者皆有之而不得用則有由矣權分於將多患生於掣肘兵固在也或從而朘削之則誰肯戰田固在也或從而牟敘之則誰肯耕將固在也或從而顛倒之才者不用用者不必才功者不賞賞者不必功罪者不罰罰者不必罪則誰肯效死行邊大臣亦或慨然思欲整齊之而謗議且紛然以起前懲後戒莫之敢發於是視士卒之困不能卹視田野之蕪不能闢視才

之可用不能舉而不才者不能去也蓋其弊生於因成於積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非得文武長才剛毅不屈風采可畏愛者為之則其弊固未易猝改乎弘治九年同年王君邦鎮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若君豈吾所謂不屈而可畏愛者乎他日沿邊利害以次罷行隱然為西北邊長城者非吾邦鎮也夫

送太守吳君序　楊守阯

聖天子臨御日久圖惟治理知庶民之休戚繫牧守之賢否廼因郡國上計簡牧守之不良者汰去之妙選廷臣以充其任於是夏官主事吳君味道擢守廣之惠州被命戒行僚友畢出供帳都門之外余與君有同鄉舉之雅亦走餞之酒數行庫部郎中楊宗嗣主事戴師文交屬余曰吳君之行吾鄙豈徒以酒食飲食之必贈之以言而後可乎其有意乎余曰固將言也然念君自少時從厥考貟外公官翰林官儀部因得師友天下之士聞見博矣至其起家進士歷官武選職方武庫出入中外皆有聲績練達深矣雖使之參贊方岳亦無不可況一牧守之任耶似無庸余言者然二君見屬敢無言乎余亦不敢自為之說也請以古人之言牧事者質之吳君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於君何如君曰制田里廣儲畜以養民者敢不敬承乎百里奚曰使之不以暴有險則先後之以身是以牛肥於君何如君曰省刑罰恤

災患以安民者敢不敬承乎卜式曰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於君何如君曰使之以時章別淑慝以教民者敢不敬承乎余三稱而君三應之如響於是餞者盡讙知君必為牧守之良而無負朝廷之選者也惠郡之民將必蒙其休澤矣乎酒酣欲別遂援筆書此以畀之

六書精蘊序

魏校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閏位強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為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與否與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兮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為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於輔桀者也校嘗

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以為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乂湮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譌擇於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為之賛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毋滯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器於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興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斯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慊於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盤盂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也修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民於樸毋或琱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送陳僉事憂祥歸序　羅倫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歐陽子之言也何待後世乎人心天命之至公天命不息人心不死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古之君子或屈于一時而伸于萬世讒于一夫而信于天下君子之心初容有待于天下後世哉而天下後世之人心自不能舍君子而歸之天命之公不可解于心也蓋嘗觀于易乎君子者陽之剛小人者陰之柔剛常正陰常邪剛常明柔常暗剛常公柔常私剛常大柔常

小剛進柔退則成泰而天下蒙其福柔進剛退則成否而天下受其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孔子孟子之所謂剛吾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公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去僉憲九載不遷辟讒去或曰子剛僉憲何居呂刑曰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僉憲以之虞廷之剛登之配天後世之剛擠之落穽聖人作易扶陽抑陰剛者惟恐其不盛柔者惟恐其不衰何獨異于是哉埋輪都亭　劍上方幸今世無斯人有之待之復何如其加之君子是以畏天命而悲人窮矣先是侍郎原公巡視江右謗書連幅公曰夢祥為男子吾乃為婦人欲驅一世男子盡為婦人柰何陳公甫語門人彥容昭易德元陳秉常曰卿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萬世同流吾以是知人心之公無待于後世也或曰僉憲大剛則折人方戒之而子乃與之何也蘇子曰志患其不剛常患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僉憲歸矣以直養而無害吾見塞于天地之間

愚溪序　張元禎

同邑謝浦劉君仕諒樸實士也嘗名其居所面之溪曰愚溪遂以自號間因公務至京求為序予問之曰君知昔柳

子厚被竄于柳而名其冉溪以愚乎曰未也昔冉溪因子厚愚之其神嘗惡而辯焉近者亦得無憂君哉曰無之遂請問子厚之愚云何因告之曰子厚之愚衆裘於氷雪而獨絺焉衆風於溽暑而獨火焉盪其車而趨而至於敗放其舟而遊而至於沒木石抵其頭坎井蹈其足茫乎不知也斯其所以為愚也君乃胡盧而笑曰此子厚之愚乃以知而取者也而吾之愚則與是乎異盖方之子厚尤愚之愚者夫吾懵懵乎無知也貿貿乎無能也進無可用之才退無可樂之道惟遯跡於荒閒寂寞之鄉放浪於煙霞泉石之表榾柮爐煨人冬而我春也其烏知孰裘而孰絺茂林屋蔭人夏而我秋也其烏知孰風而孰火有車而盪焉奚而不敗吾固無車何恃而以盪也有舟而放焉奚而不沒吾固無舟何恃而以放也吾頭不妄舉何木石之吾抵吾足不妄動何坎井之吾蹈子厚之愚乃以知而愚者也而吾之愚誠愚之愚者也此溪神所以信之而不吾夢也子厚之愚誠不能不致疑於溪神也予聞其言而駭之嗚呼此其真愚者哉豈非知所以自守者哉推其心豈肯妄有為哉斯不可以警夫世之誠懵懵而以為了了誠貿貿而以為卓卓者哉遂次其言志之為愚溪序

送大理副陳粹之序　　陸釴吳人

古之人有擇術業者於藝則函為良矢為不良巫醫為良屠伯為不良於仕則刑官為不良地官為良地主養刑主

殺也於刑官則大理又良刑部御史臺為不良蓋大理恐刑之過非慮其不及也刑人至此多出鮮入有平反而無傳致故為良焉夫直道而行焉往而弗良哉兵以誅叛屠以剔牲刑以罰惡非良而何然猶云此者仁者願為此不願為彼也人能術業乎其良者豈以為弗幸哉醫者陳君宗茂業醫者累世矣藝之良者也子粹之第進士副南京大理仕之良者也父以藝良於時子以仕良於朝考其存究其施無往而弗仁也雖欲孽一息不仁於其中不可得也夫陳君父子可謂善其術者矣而亦嘗聞其失乎醫而不能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其失曰不明大理而不能伸其骫法察其文惡其失曰不職是為惡慝此固非其心之不仁其術之弗精也陳君父子之心之仁吾無容諛故以規辭進因以為粹之南行贈焉

厓山新志序

張詡

厓山在廣之新會邑南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如門故又名曰厓門山環以大海潮汐升降吞吐由之在昔樵蘇登眺者絕至恣蛇虺麋鹿所宮者蓋不知其幾千百年矣自宋祥興幼帝浮海始創行宮其上而楊太后與文天祥諸臣鏖戰死節之始末皆在焉慨夫六飛赴海大風覆舟之後貞烈忠憤之氣欝而弗伸者又二百餘年於此矣至我國朝始表章焉成化丙申邑人白沙陳公甫先生與僉事欝林陶君自強議上請創大忠祠以祀文天祥陸秀夫張

世傑三公又十有六年爲弘治辛亥同今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時爲右布政使泛舟厓門議創慈元廟以祀楊太后又九年爲庚申與僉事晉陵徐君朝文議請入祀典制曰可特賜廟額爲全節祭品視古先聖帝王而祀之之期則先大忠一日也於是乎兩厓巨浸之間英魂義魄貞烈忠憤之氣勃然與雲厓爭高鯨波爭濬海月山日爭耀於無窮而香火四時弗絕有司歲仲春率一祭牲牢酒醴俎豆玉帛襍然前陳往來部使暨騷人墨客登臨弔酹播諸篇章不一而足徐君一日顧謂詡曰厓山宜志而未有志之者蓋闕典也盍留意焉詡謝不敏伏桃之餘因與門徒博采群載次第編輯首沿革次形勝次里域次景致次帝紀次詔勑次事蹟次列傳次祠宇次祀典次碑文次題詠次紀異次雜著次題名悉筆之所以寓褒也其胡元張弘範白佐之徒列傳及刻石紀功之作悉削之所以寓貶也編輯既成名曰厓山新志凡十有八卷云嗟乎世之治亂國之興亡雖曰有數然未嘗不由於人事之修廢姑以有宋一代論之使當時君臣有古帝王之學以修其身則出治有本決不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矣有古帝王政教以新天下則治具畢張決不至於聲容盛而武備衰矣何播遷之有不幸而至於南渡苟斷斷乎以興復爲務而勸講和者必誅忠藎如李如岳必任之而勿貳奸佞如秦如賈必去之而勿疑則中原決可復而大讐決可雪矣何敗

亡之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先者既可嘅矣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後者尤可痛也烏乎此志之所以作也夫豈但為為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

送王時暘知南康府序　鄭瑗

揚瀾左蠡之隩右郡曰南康所轄僅三邑其在有宋元公晦翁兩大儒皆嘗知其軍事遺跡存焉弘治元年夏四月南京儀部郎中嵊邑王君時暘擢為其郡守既治行李顧謂諸寮寀曰某幸與公等同仕于茲偕入而出乘馬而驅久矣今將出為人牧諸公寧無以開發我乎於是人各以其意屬辭贈君予雖蹇訥義不容默也則告之曰君之理所前瞰彭蠡請即是以為君言夫彭蠡脩廣凡六百里合江東西數州之水滙而為澤東南之言巨浸者莫加焉蓋其地勢視諸州獨卑故百川趨焉又弘博而有容故衆流納焉古至于今舳艫之去來相銜也值夫輕飈麗日則脩然而濟不俟崇朝間遇惡風怒濤駭膽慄魄則或翩然而旋或凝然而膠或蕩然而覆或黯然而沒歲不知其幾何也然而濟者不知恩旋膠覆沒不知怨何邪庸非適然遭之出於無心故哉予謂此可以況夫牧人者故退乎自卑則德日積廓乎有容則人易親因民之善而加賞因民之惡而加罰在我無容心焉則所謂殺之不怨利之不庸者

矣是何以異於水乎君以壬辰進士拜官禮曹歷數考往
往書稱今之為郡其有不能為彭蠡而尚須予之言哉抑
予又聞彭蠡實我高皇帝與僞漢陳氏決雄雌之所昔陳
氏賊虐其主僭擬淫名倔強江漢間乃是時也南康之民
屬鞬持戟日事戰攻其知有仰事俯育之樂否邪及我師
致討既不肉袒牽羊以送款乃悉其艨艟驅其吏民肆行
旅拒大戰湖間鯨鯢送死民歸職方然後兩儀奠而萬物
遂蓋自阪泉涿鹿之後武功之盛未之有也去今百二十
餘年遺民故老皆已澌盡而湖山龍戰之跡尚可考尋君
治政之暇率官寮携尊俎陟廬阜之巔而瞻眺焉慨然語
其父老曰吾民之所以男耕婦饁樂生而送死者誰之賜
歟自今其嗣而股肱守而彝憲以無忘 皇祖伐暴之功
以無忘列聖覆庇涵煦之德然後傾榼以共酌浩歌以弔
古思起千古豪傑與游以蕩滌磊磈之懷抱不亦壯哉不
亦快哉

松侶詩序

鄭瑗

有士處南海之隩僧城僊村之間服古衣冠風度拔俗見
世之夸毗詭隨媕婀軟熟者輒唾去羞與為群嘗陟高丘
而振衣挹清流以濯足喟然嘆曰孰能負直節秉貞姿挺
拔特立無所附麗貫寒暑而色不變傲霜雪而守不隳者
乎吾將與為侶焉言方既有桃氏李氏二子來前曰竊聞
高誼之日久矣願內交焉士曰此夫衒妖冶以媚目睫矜

其脆以悅吻頤者與依附權門不言而成蹊者與予與汝異狀汝豈予之侶哉其亟去毋漫我二子頹然相顧而退有楊氏柳氏繼至曰夫二子者既不足以望清光接後塵矣僕雖凉薄頹士也無我鄙夷士曰此夫纖纖然如脂如韋依依然青眼而脩眉垂垂然華而不實柔而弗支者耶予與女異趣汝豈予之侶哉二子亦顰眉遁去俄有一丈夫儀觀亭然鬚眉蒼然傾盖而至自敘其閥曰吾祖在秦爵五大夫在吳位十八公者也吾支分甚遠奕葉清風貞固而彊幹磊磈而疎通吾有材可以棟明堂有聲可以中黃鍾通四時而後凋歷千歲而不改其容士也訢然而笑曰予求夫貞姿直節貫寒暑而傲霜雪者子真是邪予之侶舍之而誰與歸於是大夫遡風而歌曰大道之周吾誰與儔兮士兮士兮允吾之�footer兮士亦擊節而和曰儼谿之滸吾誰與伍兮子兮子兮允吾之侶兮二者遂相視而莫逆期永世而勿諼聞其風者多倚聲而歌之而士也不遠數千里徵予序於江之東士為誰陳其姓端其名謹之其字丈夫蓋世之所謂松云

送監察御史陳君序　陳音

皇明蒞天下百年于茲道化昭融民物康乂天子罔盈厥功宵旰圖治曰格汝冢宰惟茲御史秉憲度以釐百工肆簡多方多士行愛邁者用宅厥官以毗予治冢宰祗承稽于衆得士之名氏以獻進士龍溪陳憲啓順與焉天子曰

斯任匪輕知人孔艱姑試厥猶為允若茲然後任之踰年
冢宰又簡厥臧否以聞啓順在賢選始得拜命命若曰幅
員既長予耳目有所不逮汝簡于朕心凡茲股肱臣隣庶
邦冢君暨小大百執事有能輸忠效悃以靖共于有位惟
汝迪知其或肆凶壬骫厥法怙終罔悛亦惟汝迪知知罔
不言朕奉若天道彰之以五服董之以五刑罔或僭濫予
一人能守成憲與或叢脞怠荒亦究于爾棄用獻替以佛
予仔肩嘉乃丕績用錫爾祉嗚呼謹始匪難慎厥終如始
斯不易汝往欽哉啓順拜稽首曰敢不夙夜惟寅以對揚
天子休命既出邦人諸友咸舉手加額曰吾子夙著徽聞
今新服寵命毋黷于貨毋怵于威毋惰以隳毋默以容毋
訐以為直毋察以為明惟公惟斷永厥令譽以迓承天貺
啓順曰所有上負吾君下負吾友者有如此天爰召僕夫
命載以行

送候官知縣熊君序　陳音

聖天子子育萬方例出進士補州縣之長維時熊君成章
以進士出知吾閩之候官縣事吏部左侍郎候官黄先生
叔高喜其邑得賢牧乃合鄉諸薦紳請予贈以言予鄙直
不文嘗聞野人之牧牛羊者虎入其牢操戈以逐之蓋心
急於所牧不暇為其身圖也若民之靈寔過於麒麟鳳凰
其去牛羊遠甚今受天子命付百里之民而為之牧在上
者虐其民則曰彼勢位熇熇非吾所能禁也在下者虐其

民則曰吾所領事多而明不能以遍察也甚者自殘其所牧之民而資以自潤嗚呼是雖名為士大夫其有愧於野人之牧多矣夫上可以理悟而下可以法繩繩之以法固罔有不懲悟以理而不悛則當為民籲于朝不可坐視其顛沛而莫之拯也然此必以剛果廉介為之主身不任禍家不受貧而欲匡政庇民以垂聲於永遠世寧有是哉候官在閩藩治內上多要司大吏比年以來官市縱橫臺胥與皂之末亦憑威肆孽而民不堪弊用於成章之行而思為民小惕焉成章出南昌世家學粹行端以是司牧庶其有定力而足為邑民之怙恃哉今進士補外之有聲實者旋起以內補成章信能為民興利鋤害而不為身圖他日

膺薦而起民將頌德弗忘以至登名地志追蹤于古名宦皆可幾也若淺施以釣名工媚以徼逞縱使蜚騰要路揣心捫已其能無愧於野人之牧哉

送廣平趙守中序　　王雲鳳

府視家守長也寮寀以為昆弟群屬以為子姪吏胥以為臧獲睦昆弟任子姪敕臧獲以治一府之務如治家焉一府之務民為大然近世為守者形諸政令罔克念民豈事夥責重而反忘其大者邪吾邦聞喜趙君守中以鄉薦高第起家為進士調戶部主事有能名超遷為郎中督遼東軍餉績大著滿三載復入理司事近廣平守缺司銓者謂非君當之莫稱以名上得俞旨邦人榮之屬余以言贈余

退而嘆曰天以民而立君君以民而建官士以民而行道故有司之務無一不為民而有也衣冠而長人者乃獨簿書賦稅焉是急而未免虐用其民其亦未之思耶廣平在北畿諸郡系以敖庶稱甲近仍水旱赤地四封流者累累千里之羇存者煢煢九空之室村墟陌蕪鷄犬不聞予嘗以使事歷其境覩其狀盖涕下者屢焉今我皇實以一方生齒屬命于君而君才足以為赤子乳幸勿忘其所以為民者哉今民之急有二流移未返而貢賦必取盈凍餒未蘇而徭役不少貸貢賦之必盈徭役之不貸貧去為盜刑加其身不亦悲乎太守張恂著於魏刺史嚴挺之著於唐皆茲郡之表表者也恂治以惠愛良吏也挺之治以嚴正能吏也摧折枯朽之後必有發生華暢之春君往為恂可也然必察宋以協我理群屬以分我職吏胥以用我命斯有相濟無相奪而後可恂不然吾未見其易恂也然則君不為挺之亦不可也為挺之者率之以嚴正而已矣以是為君贈

余肅敏公奏議序

楊廷和

肅敏公之卒於是三十又三年矣其嗣孫南京錦衣指揮承恩取其奏議彙次成帙以類相從分編六卷若巡撫若本兵若總督各三卷并附録凡百二十八篇諸孫翰林編修承勛又為之正譌謬亟以請于工部尚書李公士修刻梓以傳尚書盖公從子壻也公為一代名臣正不絶俗廉

不近名其功業在朝廷惠澤在天下者夫人皆知之至其
規畫之周詳奏請之委曲非觀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
悉其本末今去公既久而奏議始行于世固有待於後之
賢子孫也公初之卒其子錦衣指揮宜具公事行屬予為
狀以請銘于太史氏其所述不能十之三四時予方從事
史局得摘公前後奏牘及往日所聞於公者書之丘文莊
公見之謂是足以盡公之槩予意猶以為未足今取奏議
讀之果然公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
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
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其城延綏
時怨謗紛如公不恤執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于今利之
且頌公之德不衰因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績蓋無一
不相酬者信乎公之為一代名臣也予生也晚於公無能
為役而公最愛予公往年丁家艱歸取藏書遺鄉人之職
文字者躬以大明律諸司職掌畀予曰此可為異日之用
公知我深矣獨媿老且無成無以為公報耳虞雍公嘗以
鄉里前輩文獻無傳為生之責予在閣中欲修范景仁張
德遠二公疏議録之以傳而未及公固二公之流也斯集
之傳予得而序之亦可以有辭鄉人矣

贈郴州太守李君邦輔序　靳貴

余讀韓昌黎享羅池文嘗嘆民之易使不獨內地然也夫
子嚴父詔婦順姑指此齊魯之民之所難者而郴民能之

雖子厚政善所及而其民俗之美亦不可誣已及考其郡志則自子厚以還稱良守者才二三人而止夫彼所居者子厚之位所食者子厚之祿所臨者子厚之舊邦也寥寥數百年其繼子厚者才二三人而止則瘝官者多矣柳民固不負守而其為守者獨不負柳民哉夫柳去京師幾萬里在兩嶺間風氣之陋與內地殊故為吏部者吏其地不以賢者署其守為其守者吏其民不以善政理其官吏部曰此遐方僻郡也不可以居賢者而不知遐方僻郡非賢者則莫能理而安也其守曰吾已斥而官遐方領僻郡矣盡心于民誰吾知而不知君子之愛民本非以求知也朝廷予育萬國一視同仁未嘗以遠近殊而顧如此可乎冢宰屠公為吏部之三月會柳闕守以戶部郎中李君邦輔薦于上命既下朝士之知邦輔者咸譁然邦輔方且延賓客會故舊日講畫治柳事不輟侍御黃君鳴玉邦輔鄉人也間過予求言為贈且道屠公用君之意在憐柳州之赤子不得字于慈母也謂邦輔賢者與流俗不同故屈邦輔以活柳人蓋簡而授之非斥而遠之也予聞今天下之藩郡莫敝于兩廣弄潢池之兵肆跳梁之侮者在在有之意者守令之不賢致之乎今邦輔以賢者往誠是也然此一邦輔耳使繼是而為守于他郡者亦以賢者往自守而上者亦以賢者往則兩廣之民有不盡安其生而易使如柳之昔時乎雖然屠公之所以賢

邦輔者特以其舊占之亦以其名收之也因其舊以圖其新顧其名以謹其實使公薦賢之意不衰而遐方僻郡之皆得賢也不無有望于茲行以為之肇

金小史序

楊循吉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執而二帝亦不免焉於是犬羊之徒腥汙中國偽楚假齊繼為子皇帝趙氏百年故疆蠹去十五九朝寬仁之恩一旦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於此也建炎天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古社復還之望而奸檜沮成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真棄半壁天下退居臨安僅僅為一附庸或曰非特檜意也道君

歸淵聖返而無所位置焉誠若是也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歟自是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面於吳乞買輩君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禍及其躬而後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為横經講道者何限然目視君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于罪人耶君子以為有一管夷吾遂足以興齊宋誠有人豈至於是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談儒者誤之也賴天之鑒禍流毒不爽亶景亮三酋以次授命於其下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蔡城之焚墮宋目中百年之讐始為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冠為其竊據多矣亦何足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貫不然夷

狄惟戰則遁耳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階厲哉檜和則罪貫與仇會戰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曰儲粮明日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為宋家之障蔽至於壞盡社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得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循吉伏覽往迹而輙悲之以為金所關中國事至大竊因故史浩繁弗便觀於是摘其興滅之大故旁采他録屬而書之綿歷三載始克成命曰金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弗書斥偽而惡其竊也惟涉宋者雖細不棄史固為國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顏氏帝也盟主也國也由後世觀之則夷狄也禽獸也大盜賊也故循吉之為此書也所以甚金之惡而發之憤也非為金作也

忠義録後序

邊貢

忠義録者録忠義之人也何録乎忠義示勸也何以勸以人之不皆忠義也故録焉使夫人之見之必將曰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為弗之齒也于是有思齊之心焉故曰録忠義之人示勸也常州當宋之季元兵壓境而守臣能死之下至楊墨猶以義倡兵焉卒之援寡勢孤闔城血刃此千古之所慟焉者也而歷三百年始獲廟祀為之倡者又從而為之録焉其用心亦勤矣夫自逆瑾擅權盜起畿甸中原繹騷旗指之地為之長吏者非啓户而延之則避匿山澤之恐後也眡常州孰易耶予固知倡之者之用心之

動固將以勸夫郡若邑之為之守臣者也而為之上者方且欲以去楊墨為事反覆相角求以勝之於戲楊子者之言曰在夷貊則引之在門墻則麾之非以是耶夫楊子之言不足法也聘魯之役荆遂稱人此非吾夫子之家法也耶與之進之固不獨為守者之勸焉而已也

東魯韓氏世譜序　　徐禎卿

韓氏瀘人也曰東魯者系於始也夫韓始於桓叔之後也何謂魯乎桓叔遠也系韓於魯斷自其所徵始也昔先王賜姓命氏所以昭祖考係宗屬別嫌疑定親疎而人道於此繇焉故夫絶者不敢以冒續也疑者不敢以強附也是謂慎之至也夫自帝王以降姓氏之變合本末之同異難可以勝言也然而導水者知其源辨塗者循其脉皆可易知也故上古之世民無亂族而禮有定宗故仁睦行而民不悖也季世澆喪夷夏胥亂民多流亡故世譜隳而氏族淆錯抑已甚矣故有宗人相夷若秦人視越人而不知恤者何也譜族湮而仁義之道塞也今天下晏謐百有餘年縉紳之家頗尚彝禮緝譜諜以厚人倫然往往由祖考等之槩莫之聞焉豈非喪亂之禍哉韓自魯散燕入蜀昂樹者七世猗其盛矣夫本盛則末繁枝披則葉散滋蔓永久則糾結紛紜而不可緒焉此訛亂之道也故述者因宗紀究旁屬崇本以定始敘疏邇以別親親所以防其流也其聞見之未徵載記之所缺則斷而刊之慎其本也詩曰緜

緜瓜瓞此言循其本也將使來者尋始之末合異反同雖服盡而澤未夷則厥初之念興角弓之怨釋此述譜之志也其餘發凡雖繁而其要有五一曰紀實以昭德也二曰專爵以貴功也三曰考終以崇祀也四曰象服以永思也五曰述規以示守也此又譜之變例也反其原參其變而後子姓之道備矣或曰譜何始乎史也史以述往故革命而史作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失乃謂之子姓之道乎曰聖哲作易以明天道非為天道設也所以示乎人也述史以章往非以為繩往也所以戒乎今也夫使宗屬舉滅禮教廢子姓不勤祖廟無食墳墓穢而不修此皆孝子仁人之所隱也故準史以述譜所以明乎人倫也人倫敘則孝弟興孝弟興則禮樂作古昔明王所以崇姓氏而謹昭穆者也傳曰明乎禘嘗之義其如示諸斯乎其此之謂也

王堂後類序

方鵬

古稱才難非才之難也全才之為難也是故談道德者未聞乎軍旅躬介冑者不事乎毛錐文資武略萃于一人之身不亦難哉惟昔裴晉公度韓魏公琦嘗兼將相之任裴日集賓佐倡酬為樂而韓喜雨喜雪二詩隱然自負以天下之重其在當時庶幾所謂全才者若今少師石淙楊公蓋其人也公自蚤歲成進士歷官五十六年荐陟臺省兩鎮邊陲再登內閣出入將相機務叢委不廢吟咏興趣所到對客揮毫若不經意然文人墨士窮日夜苦思力索而

不可及風雲之變不足喻其豪也江河之流不足喻其順也鴻鵠之舉不足喻其適也若公者謂今之全才非歟凡公之詩門生孫思和育析之為數類統之為石淙詩稿梓行于世久矣此曰玉堂後類者蓋續刻也屬鵬序之鵬惟公德在朝廷功在宗社澤在生民制作在今日若無待於此者然有東山之什而後見周公之忠有抑之篇而後知武公之敬是詩出焉則今日明良際遇之隆中興太平之盛學士大夫游從之樂皆於是乎在矣此思和續刻之意也

皇明文範卷十六終

皇明文範卷十七

序

訥軒詩序

謝鐸

鐸先大母之仲氏趙翁訥軒先生明年壽八十翁之子洪將以例歸省自京師京師大夫士知翁於鐸者作訥軒詩以遺翁凡若干首鐸再拜敬受而序之於乎訥之義大矣哉班氏蒯通傳謂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通一說喪三雋其得不烹者幸也春秋以來禍敗多矣子翬謀桓隱公危欒書構郤厲公弑宰嚭譖胥夫差喪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於乎訥之義大矣哉或曰齊郤師盟